

義製票、皆為極珍貴之史料、第一輯現已出版、銅版紙每輯定價二元

眉山蘇氏三世遺翰一冊壹元五角
日交涉史料第二冊每冊二卷六角

朝鮮國王來書五角
史料旬刊第四十輯一冊四角

再版故宮週刊第五六合訂本各三元
宋元畫粹第一二各四角

清宣統朝中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打夕坤郵費另加
郵費每期大洋一分

故宮週刊

培基



(一之像賢先聖至殿肅南)

像 雍 冉

漢譯滿洲老檔拾零(續)

發儲糧數目 天命六年八月

廿八日儲於阿拉哈胡親之糧、計五千石、儲於各牛象之糧計萬二千餘石、即舊檔內所謂舊山岡之賦糧一萬七千四百餘石者也、自去歲八月至本年閏三月發給新來歸附者之糧凡三千三百六十石、自本年四月至八月間以遼陽之糧、發給蒙古人及漢人暨各牛象甲士口糧、凡二萬五千有五百六十六石零三升、淨存舊山岡賦糧一萬四千一百石、遼陽餘糧八百四十一石、共一萬四千九百餘石、

太祖為控阿敦事諭諸貝勒 天命六年九月

初五日先是督堂阿敦阿哥、與總兵巴都里有隙、曾以巴都里在戌所篡奪漢人婦女、宰食漢人家畜、告於諸貝勒、又克遼陽時阿敦阿哥之旗先登蒙噶圖牛象之人、以為冒功圖賞、暗有煩言、巴都里將蒙噶圖牛象之人鞭責、阿敦阿哥以巴都里藉勢凌人



、告於諸貝勒、又向聞崖之役、阿敦以巴都里臨陣退縮、告於諸貝勒、至是諸貝勒將此案詳加研訊、擬革阿敦阿哥督堂之職、將所屬滿洲二旗悉行沒收、上聞之、諭諸貝勒曰、阿敦只知用兵、不知法令、此不學之過也、其於所任職司、尚無倦怠、此案爾等所判極當、但宜念阿敦素日淳謹、勿庸革職、可沒收其滿洲一半象、並罰銀五十兩、自此以後、爾等審理一切案件、不准私自議處、務須會同商議、以免紊亂、阿敦著開滿洲一半象銀五十兩、

太祖諭諸貝勒 天命六年九月

諭諸貝勒曰、八遊擊都司及各大小官員、送於汝等之鷹、宜給以值、若鷹主不欲取值、可將鷹主姓名查明具奏、以便由朕頒賞、嗣後無論一切供獻、悉宜依照市價給值、須知貧民辛苦而得之物、若專以獻上、何以聊生、自諭之後、臣下有所供獻、可照常收受、惟須從豐給值、勿違、

核定弓匠價目 天命六年九月

命葉古德經理弓匠事宜、並為核定價目、凡釘修牛象額真及備禦之甲一副、給銀二錢、釘修署理備禦及千總之甲一副、給銀一錢、釘修官甲十副、由貝勒給以工銀一兩、每製一弓、給銀一錢、修理折損之弓、給銀五分、

太祖諭滿漢人 天命六年十月

二十五日諭曰、明帝政法不明、縱容官豎、斂財病民、臣下法之、惟利是征、又越界以助無道之國、天嘉吾政法修明、而朕明帝、故以明遼東之地賜我、今遼東既屬於我、滿漢軍民、皆為一家、無得互相歧視、倘有滿人恃強欺壓漢人、竄奪衣食、盜竊家畜、察出按律定罪、決無寬宥、即動勞舊臣、隨業為惡、亦必置之於法、不以官裔而免也、至於築城之役、所以鞏固國防、與役者食鹽衣絮、一無所缺、無得因勞而怨、致干國法、

明進兵遼河 天命六年十一月

牛莊人見遼河彼岸有敵兵蹤跡、急入告、海州人入告、遼河西岸、有敵兵列隊而過、自晨至夕、絡繹不絕、上諭各旗備戰、命分兵為三隊、敵隊第一、以二馬曳一礮、運礮兵隨行、弓矢隊第二、鳥槍隊第三、皆任其所長、分撥三隊均由諸旗各派遊擊一人統率、時我國兵駐遼陽者凡三十旗、入朝請安等禮條

初十日上諭、向例每晨羣臣服御鮮美、相率入朝、並赴諸貝勒府請安、遂留飲宴、此皆因遼陽地方富庶、習慣而然、朕亦不欲強加禁止、嗣後督堂總兵以下、遊擊參將以上、仍許輪班赴諸貝勒府照例飲宴、其各牛象下人、務於每晨赴牛象額真及備禦衙門、備禦赴參將遊擊衙門、參將遊擊赴副將衙門、副將赴督堂總兵衙門、督堂總兵赴各和碩額真及諸貝勒府、亦如之、均須於日出時到齊、其和碩諸貝勒、侯各固山貝子大臣等集、筵席備妥後、奏聞於朕、其備禦著備衣服靴帽三襲以上、參將遊擊四襲以上、副將五襲以上、督堂總兵七襲以上、(原稿殘缺)設因遲到而不得朕賞、後悔及、再歸誠漢人、(接第二版)

宋人西園雅集圖卷之四



在各衙門服役者、務須加意憐恤、若不顧體面、刻待漢人、必獲咎戾、其無職庶人、若路過官長、務須避席而起、乘馬者下馬讓道、備禦路過參將遊擊、參將遊擊路過副將、副將路過督堂總兵、務各令旗傘迴避、隻身相見、不論出外居家、毋違此例、（本段完）

繪事雜錄（續）

明詹景鳳東圖玄覽（續）

黃參軍秀民藏文與可梅竹一小橫幅、絹、極精密瑩白、廣二尺四五寸、高約一尺七寸、左方橫抹一老梅、筆極精雅、筆筆注意、向不是化境、予嘗見此老作筆如鳥王啖肉鼓翼天關便摧也、而着意如此、想初年作爾、其梅之梢將盡、乃作一大竹、竹稍稍着數枝數葉、綠橫幅僅具竹半身耳、竹精雅、筆筆注意如梅然、少枝巨葉、委宛曲致、此則非工力造極烏能哉、右空處文同與可四字、字大逾二寸許、空下元人收藏圖書極多、內一圖書、蓋曾入元宮者時齊家、梅上左角有宋高宗押、並題七字「乘鸞仙子付秦檜」如中指頂大、法鍾元常、古雅勝常、絕不似今所常見高廟楷書、予始見稱善、秀民便欲贈予、予恐其為賊檜舊物不願欲、秀民特亦不欲、今為它人得、

金人黃舜華人物一卷為放鷹圖、前一貴人胡服、後侍從胡兒衣少、七人二持弓矢、一放鷹、一臂膊、一童子牽犬、又一人以長繩拽一兔、兔倒走還、重着色、衣褶鐵線描亦雅、但未入妙耳、後有宋學士景濂跋、跋為楷書字、大逾半寸、大法松雪兼歐虞、亦是能品、未妙也、前有將廷輝題四大字、則未兌俗、李龍眠絹畫園居十二景為十二册、每册長尺餘、內有重着色者、有淺綠者、每册東坡各題一詩、皆臨本、然畫殊可觀、景咸奇、亭館器具椅棹几榻悉雅、而飾叙陳設尤異常可憚也、在豫章宗侯匡南棋榭家、匡南有錢舜舉臨伯時西園雅集圖、與伯時相去星淵矣、僅僅穩穩、不失步趨、而韻殊劣、後有宜黃吳餘慶楷書西園雅集記、字指頂許大、吳在國初亦有善書名、然筆稚僅能描管耳、匡老又藏有鐵門限墨蹟數竹、錢舜舉升天行一卷、紙如新、着法描法幾于唐人、色亦鮮美可尚、內作一女仙乘白驪、前後二女仙夾而行、在欲背董吳治處、又有絹畫升天行二卷、二仙女皆乘驪、一白一黑重着色、衣與鞍及花皆貼金、自題有升天行歌、

明 周 冕 之 花 鳥 扇 見 傳 詳 本 刊 第 二 十 七 期



本院最新出版物

故宮名畫竹集

第一輯一册每册二元五角

總發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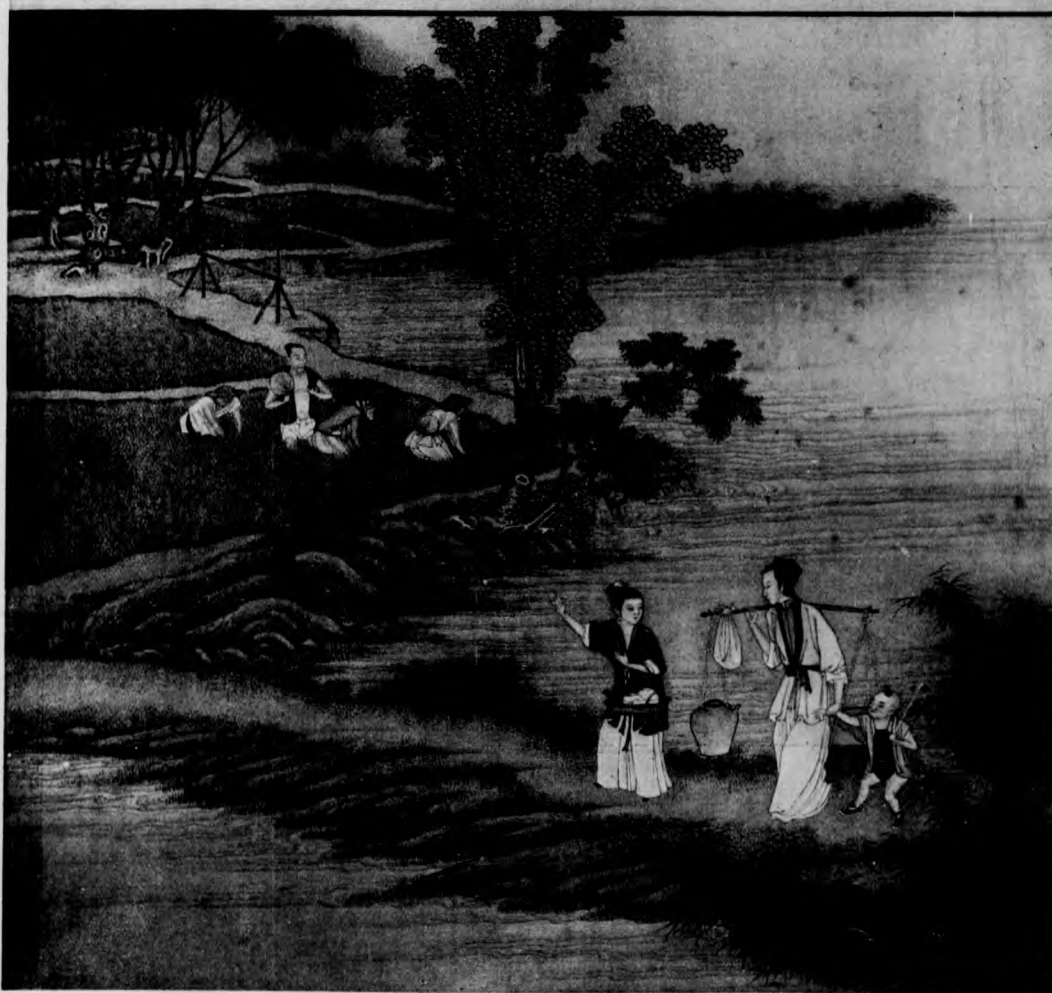
北平北門外故宮博物院

陶學士雪夜煮茶圖、亦舜舉作、不亞升天行、着色與筆法同、但紙稍舊、在焦山寶骨董道士郭第處、杭城王孝廉藏舜舉金碧山水一長卷、雖法趙千里、而筆與着色皆雅俗不足尚、然畫却真、紙亦如新、（接第三版）

清雍正耕織圖之一（二耘）

耕、南東好
 芳、一再耘
 理苗諫是法
 飛種去求勤
 輕笠蒙烟霧
 短裾浸水雲
 行、忙忙婦
 稚子收春祝

二耘



黃毓初舜舉并石草蟲二册、絹畫草蟲點染却有妙趣、
 王參政敬美舜舉色花、原一長紙、上下作兩本、每本綴以詩、王截作二幅、乃知錢所長花鳥也、又舜舉紙寫美人剖瓜圖、主婦一、侍女一、中一勾勒梧桐樹、
 餘無、草石亦無、平坡雖着色細筆描、却草草有妙趣、在北城障廟見、
 趙承旨三生花、長紙一幅、上中下作三本、重着色、傍各系以小詩、

故宮匾額之三十六（室康平）



王維輞川雪景細絹寫小橫幅精極、古
 松上用粉作積雪、有款、在臨溪吳氏
 餘杭方同知相卿藏書耕織圖四幅、
 無款、廣尺五寸許、長三尺有奇、傳
 為松年筆法、却似馬遠佳、每幅上
 有高廟行書題詩、各四句、句七言、
 王叔明竹石二紙有款、題曰「黃雀山
 樵」、字還寸餘、大佳、石是大筆、
 亂掃一幅、石下作紛紛披亂草、一石下
 作上生亂草、無不奇絕、其最奇在一
 幅上橫空突出一大枯株、尤駭目也、

子幾希得之、其門下有言是為今天下
 大寶鑒、方遂珍襲、不以示人、頃歸
 吾邑吳子固、至索價二十六金、
 趙千里以青綠法寫前後二赤壁賦、長
 二丈餘、即賦中意逐段寫不斷然、有
 章是奇作、雖絹素未黑而破碎幾過半
 非全玩矣、曾于欽見有周臣臨本、乃
 不用青綠而水墨淋漓、
 李思訓絹畫山水小幅、布置溪山村落
 人家、大與今畫布置殊、殆是唐畫無
 疑、其意致高古、雖着色濃重而雅、
 其樹身枝葉、草草點抹、然大有妙趣
 、色亦甚鮮麗、

（全段未完）

套印宋黃庭堅書松風閣詩

宣紙壹元二角 高麗紙二元

套印元趙孟頫鵲華秋色卷

乾隆高麗紙四元五角

宣紙三元五角

上海發售處

上海棋盤街泗涇路口利利公司
文藝部

